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范袁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_臣張恒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二十七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二十七

明堂

舊唐書禮儀志武德初季秋祀五方天上帝於明堂元
帝配牲用蒼犢二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
唐書禮樂志武德中季秋祀五方天帝於明堂以元帝

配季秋大享於明堂天子親祠不能則有司攝事五
方帝大享於明堂太尊實汎齊著尊實醴齊犧尊實盎
齊山罍實酒各二五人帝從享於明堂以著尊實醴齊
皆二祀以四圭有邸與配帝之幣皆以蒼五方帝籩八
豆八簋一簋一甑一俎一五人帝籩四豆四簋一簋一
俎一

舊唐書禮儀志隋代季秋大享恒在雩壇設祀高祖受
禪不遑創儀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議其制貞觀五年

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違古上言曰臣伏尋前
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崑崙道上層祭天
又尋後勅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
家諸史皆名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
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
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葺茅作葢雖
復古今異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
橐秸器尚陶匏用蠶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

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案郊祀志漢武
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祭五帝於上座祀后土
於下防臣以上座正爲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無四
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
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
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
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
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

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
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
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侍中魏徵議曰稽諸古
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
歸洎當塗膺錄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
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
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
所祭享不置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

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

何必師古議未決

蕙田案祭與聽政有堂室之分無上下之別
鄭公謂下室布政上堂祭天人神不雜舛矣
至謂高下廣袤几筵丈尺自我而作何必師
古可謂通達之見

十七年五月秘書監顏師古議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
求之簡牘全文莫覩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經
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理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

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
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个右个與月令四時之
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
以弓韣祠于高禩下九門礫穰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
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此事等皆合月令之文
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
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
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

據其制度即大寢也尸子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
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
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
矛盾原夫負宸受朝常居出令既在臯庫之內亦何云
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
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
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
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

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襃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潁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為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彛則尚或補其闕

漏况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為五帝之後兩漢已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即為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以論戶牖之多少疑階廷之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

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同
莫知孰是惟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
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爲其節文不可謙
拒以淹大典尋以有事遼海未暇營創

蕙田案師古號稱博綜其論明堂乃背經傳
而乖舛若此不得其說請以聖情創造異哉
唐書禮樂志貞觀初明堂以高祖配

舊唐書音樂志季秋享上帝于明堂樂章八首

貞觀中
褚亮等

作今
行用

降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園丘

皇帝行用大和

詞同冬至園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象天御宇乘時布政嚴配申

虔宗禋展敬罇罍盈列樹羽交映玉幣通誠祚隆皇

聖

迎俎用雍和 八牖晨披五精朝奠霧凝璇筐風清

金縣神滌備全明粢豐衍載結彝俎陳誠以薦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

詞同冬至園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展合宮承寶歷席

圓重節奉明靈偃武修文九圍泰沈烽靜析八荒寧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圓丘

通典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舊唐書禮儀志永徽二年七月二日勅曰上元幽贊處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應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紀配天之業且合宮靈符

創鴻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質文殊制
奢儉異時然則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其歸一揆朕
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靈聿遵孝享而法
宮壙禮明堂寢構今國家四表無虞人和歲稔作範垂
訓今也其時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
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茲日因
心展敬永垂於後昆其明堂制度令諸曹尚書及左右
丞侍郎太常國子秘書官弘文館學士同共詳議於是

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內
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義以爲九室曹
王友趙慈皓秘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諸儒紛爭
互有不同上初以九室之議爲是乃令所司詳定形制
及辟雍門闕等

明年六月內出九室樣仍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
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
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

二尺上基象黃琮爲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樣爲
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準一百
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室各方三筵開四
闔八牕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案季秋大饗五帝各
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
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
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
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

章元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
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
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檐或爲未允
請據鄭元盧植等說以前梁爲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
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
外餘基共作司約準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室別四闔
八牕檢與古同請依爲定其戶依古外設而不閉內外
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

大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
規請依內樣爲定其屋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爲四
阿并依禮加重檐準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
禮白盛爲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
案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
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與蔡
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爲梁禮
記明堂位陰陽錄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

大恐傷於闕今請減爲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
故事造舟爲梁其外周以圓堤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
制殿垣案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日殿
門去殿七十二步準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
門去堂步數請準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爲制仍立四
門八觀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元閭四角造三重魏
闕此後羣儒紛競各執異議尚書左僕射于志寧等請
爲九室太常博士唐瞻瞻通典作昕
未知孰是等請爲五室高宗

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帝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對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閭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以五室爲便議又不定由是且止

蕙田案此議頗合古惟房室通巷及辟廂爲謬耳既別有巷九室閭矣宜以五室爲便而終不定也

舊唐書禮儀志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禮官等奏
議曰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預
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
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追奉太宗已
遵嚴配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
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
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案
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
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
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鄭元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
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
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
明堂連祚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
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

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
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祀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
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
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
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案六韜曰武王代紂雪深
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
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
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

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
之祀典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
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
於明堂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
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
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
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
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構室有周建絕代之丕業

啟作汾晉創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
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
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
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
爲國始祖押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
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園丘以配昊天
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黷極率土之塗
炭協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

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蕙田案明堂之配此議爲是

唐書禮樂志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明堂本以祭天而鄭玄以爲祭太微五帝皆謬論也由是盡黜玄說明堂大亨祭昊天上帝

乾封二年詔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又詔明堂以高祖太宗並配

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
益紛然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帝
幕爲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
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鷓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
立

舊唐書禮儀志乾封二年二月詳宜略定乃下詔曰朕
以寡薄忝承丕緒奉二聖之遺訓撫億兆以初臨馭朽
兢懷推溝在念而上元垂祐宗社降休歲稔時和人殷

俗阜車書混一文軌大同檢玉泥金升中告禪百蠻執
贄萬國來庭朝野懽娛華夷胥悅但爲郊禋嚴配未安
太室布政施行猶闕合宮朕所以日是忘疲中宵輟寢
討論墳籍錯綜羣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蹟斟
酌前載製造明堂棟宇方圓之規雖兼故實度筵陳俎
之法獨運財成宣諸內外博考詳議求其長短冀廣異
聞而鴻生碩儒俱稱盡善搢紳士子並奏該通創此宏
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禮獲伸永言宗祀良深感慰

宜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折中稱朕意焉於是大赦天下改元爲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

明年三月又具規制廣狹下詔曰合宮聽朔闡皇軒之茂範靈府通和敷帝勛之景化殷人陽館青珪備禮姬氏元堂彤璋合獻雖運殊驪翰時變質文至於立天中建皇極軌物施教其歸一揆考圖文上僅存公王之儀度室圭躔才紀中元之製屬炎精墜駕璿宮毀籥四海淪於沸鼎九土陷於塗原高祖太武皇帝杖鉞唐郊收

鈴雍野納祥符於蒼水受靈命於丕山飛沈泳沫動植
游源太宗文皇帝盟津光誓協降火而登壇豐谷斷蛇
應屯雲而鞠旅封金岱嶺昭累聖之鴻勲勒石九都成
文考之先志固可以作化明堂顯庸太室傍羅八柱周
建四門木工不琢土事無文豐約折衷經始勿亟闕文
斯備大禮聿修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
案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
總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處二儀之

中定三才之本構茲一字臨此萬方自降院每面三門
同爲一字徘徊五間案尚書一暮有四時故四面各一
所開門每時有三月故每一所開三門一暮十有二月
故周迴總十二門所以面別一門應茲四序既一時而
統三月故於一舍而置三門又周易三爲陽數二爲陰
數合而爲五所以每門舍五間院四隅各置重樓其四
墉各依本方色案淮南子地有四維故四樓又案月令
水火金木土五方各異色故其墻各依本方之色基八

面象八方案周禮黃琮禮地鄭玄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則知地形八方又案漢書武帝立八觚壇以祀地登地之壇形象地故令爲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徑二百八十尺案漢書陽爲六律陰爲六呂陽與陰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案周易三爲陽數八爲陰數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丈案漢書九會之數有四十合爲二百八十所以基徑二百八十尺故以交通天地之和錯綜陰陽之數以明陽不獨運資陰和

以助成陰不孤行待陽唱而方應陰陽兩順天地咸亨
則百寶斯興九疇攸序基每面三階周迴十二階每階
爲二十五級案漢書天有三階故每面三階地有十二
辰故周迴十二階又案文子從凡至聖有二十五等故
每階二十五級所以應符星而設階法台耀以䟽陞上
擬霄漢之儀下則地辰之數又列茲重級用準聖凡象
皇極之高居俯庶類而臨耀基之上爲一堂其宇上圓
案道德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

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案漢書
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又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置一堂
以象元氣并取四海爲家之義又案周禮蒼璧禮天鄭
玄注璧圓以象天故爲宇上圓堂每面九間各廣一丈
九尺案尚書地有九州故立九間又案周易陰數十故
間別一丈九尺所以規模厚地準則陰陽法二氣以通
基置九州於一宇堂周迴十二門每門高一丈七尺闊
一丈三尺案禮記一歲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門又案

周易陰數十陽數七故高一丈七尺又曰陽數五陰數
八故闊一丈三尺所以調茲玉燭應彼金輝叶二氣以
循環遂四序而迎節堂周迴二十四窻高一丈三尺闊
一丈一尺二十三櫺二十四明案史記天有二十四氣
故置二十四窻又案書一年十二月并象閏故高一丈
三尺又案周易天數一地數十故闊一丈一尺又天數
九地數十并四時成二十三故二十三櫺又案周易八
純卦之本體合二十四爻故有二十四明列牖䟽象風

候氣遠周天地之數曲準陰陽之和堂心八柱各長五
十五尺案河圖八柱承天故置八柱又案周易大衍之
數五十有五故長五十五尺聳茲八柱承彼九間數該
大衍之規形符立極之制且柱爲陰數天實陽元柱以
陰氣上昇天以陽和下降固陰陽之交泰乃天地之相
承堂心之外置四柱爲四輔案漢書天有四輔星故置
四柱以象四星內以八柱承天外象四輔明化上交下
泰表裏相成叶台耀以分輝契編珠而拱極八柱四輔

外第一重二十柱案周易天數五地數十并五形之數合而爲二十故置二十柱體二儀而立數叶五位以裁規式符立極之功允應剛柔之道八柱四輔外第二重二十八柱案史記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所以仰則乾圖上符景宿考編珠而紀度觀列宿以迎時八柱四輔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案漢書有八節八政八風八音四八三十二柱調風御節萬物資以化成布政流音九區仰而貽則外面周廻三十六柱案漢書一暮三

十六旬故法之以置三十六柱所以象歲時而致用順
寒暑以通微璿璣之度無衍玉歷之期永契八柱之外
修短總有三等案周易天地人爲三才故置柱長短三
等所以擬三才以定位高下相形體萬物以資生長短
兼運八柱之外都合一百二十柱案禮記天子置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爲一百二十是以置
一百二十柱分職設官翊化資於多士開物成務構厦
藉於羣材其上檻周迴二百四柱案周易坤之策一百

四十有四又漢書九會之數有六十故置二百四柱所以採坤策之元妙法甲乙之精微環迴契辰象之規結構準陰陽之數又基以象地故叶策於坤元柱各依方復規模於甲子重楣二百一十六條案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故置二百一十六條所以規模易象擬法乾元應大衍之深元叶神策之至數大小節及拱總六千三百四十五案漢書會月之數六千三百四十五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所以遠採三統之文傍符會月

之數契金儀而調節偶璇歷以和時重幹四百八十九枚案漢書章月二百三十五閏月周迴二百五十四總成四百八十九故置四百八十九枚所以法履端之奧義象舉正之芳猷規模歷象發明章閏下柳七十二枚案易緯有七十二候故置七十二枚所以式模芳節取規貞候契至和於昌歷偶神數於休期上柳八十四枚案漢書九會之數有七十疑脫六字又案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司馬彪注天地四方爲六合總成八十四

故置八十四枚所以模範二儀包羅六合準會陰陽之數周通氣候之源析六十枚案漢書推太歲之法有六十故置六十枚所以兼該歷數包括陰陽採甲乙之深微窮辰子之元奧連拱三百六十枚案周易當菴之日三百有六十故置三百六十枚所以叶周天之度準當期之日順平分而成歲應晷運以循環小梁六十枚案漢書有六十甲子故置六十枚構此虹梁遐規鳳歷傍竦四字之製遙符六甲之源棒二百二十八枚案漢書

章中二百二十八故置二百二十八枚所以應長歷之
規象中月之度廣綜陰陽之數傍通寒暑之和方衡一
十五重案尚書五行生數一十有五故置十五重結棟
分間法五行而演秘疏楹疊構叶生數以成規南北大
梁二根案周易太極生兩儀故置二大梁軌範乾坤模
擬天地象元黃之合德表覆載以生成陽馬三十六道
案易緯有三十六節故置三十六道所以顯茲嘉節契
此貞辰分六氣以變陰陽環四象而調風雨椽二千九

百九十根案漢書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所以偶推步之規合通法之數是知䟽椽構宇則大壯之架斯隆積月成年則會歷之規無爽大栒兩重重別三十六條總七十二案淮南子太平之時五日一風一年有七十二風故置七十二條所以通規瑞歷叶數祥風遙符淳俗之源遠則休徵之契飛檐椽九百二十九枚案漢書從子至午其數九百二十九所以採辰象之宏模法周天之至數且午爲

陰本子實陽源子午分時則生成之道自著陰陽合德則覆載之義茲隆堂檐徑二百八十八尺案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易緯云年有七十二候合爲二百八十八故徑二百八十八尺所以仰叶乾策遠承貞候順和氣而調序擬圓蓋以照臨堂上棟去基上面九十尺案周易天數九地數十以九乘十數當九十故去基上面九十尺所以上法圓清下儀方載契陰陽之至數叶交泰之貞符又以茲天九乘於地十象陽唱而陰和法乾

施而坤成檐去地五十五尺案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所以擬大易之嘉數通惟神之至蹟道合萬象理貫三才上以清陽玉葉覆之案淮南子清陽爲天合以清陽之色詔下之後猶羣議未決終高宗之世未能創立

唐書禮樂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于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

旨要於布政交神于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爲之者至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爲倣像而衆說亦不克成

蕙田案此猶顏師古所謂聖情創造者也附會愈多規制愈大去古愈遠宜終弗克立矣

舊唐書禮儀志儀鳳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惟古禮鄭玄議祀五天帝王肅議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玄議祀五天帝顯慶以來新修禮祀昊天

上帝奉乾封二年勅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復
奉上元三年三月勅五禮俱以貞觀年禮爲定又奏去
年勅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古
禮及貞觀禮爲復依見行之禮時高宗及宰臣並不能
斷依違久而不決尋又詔尚書省及學士詳議事仍不
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貞觀顯慶二禮

唐書武后本紀垂拱四年正月庚午毀乾元殿作明
堂十二月辛亥改明堂爲萬象神宮

舊唐書禮儀志

則天臨朝儒者屢上言請創明堂則

天以高宗遺意乃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聽羣言垂拱三年春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創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栢櫨榑棍藉以爲本亘之以鐵索蓋爲鸞鷟黃金飾之勢若飛翬刻木爲瓦夾紵

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號萬象神宮
因改河南縣爲合宮縣詔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
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宜令禮官博士學士內外明禮
者詳定儀禮務從典要速以奏聞

唐書王求禮傳武后時爲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
明堂凋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爲鐵鷲金龍丹雘
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採椽者
不報

武后本紀永昌元年正月乙卯享於萬象神宮大赦
改元賜酺七日戊午布政於萬象神宮頒九條以訓
百官

舊唐書禮儀志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大
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于百官
文多不載翌日又御明堂饗羣臣賜縑繡有差自明
堂成後縱東都婦人及諸州父老入觀兼賜酒食久
之乃止吐蕃及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來賀

武后本紀載初元年春正月神皇親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爲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十二月爲臘月改舊正月爲一月

禮儀志載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日南至復親饗明堂大赦改元用周正翼日布政于羣后其年二月則天又御明堂大開三教內史邢文偉講孝經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論議日昃乃罷

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

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次
第布席以祀之於是春官郎中韋叔夏奏曰明堂正
禮唯祀五帝配以宗祖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
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禋志切於明堂享
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后配享此乃補前
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
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
案禮經其內官中官五岳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

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之親雜與小神同薦於嚴敬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方丘圜丘庶不煩黷從之

則天皇后紀天授三年正月大享明堂

長壽二年春一月大享明堂

唐書則天皇后傳長壽二年享神宮自制大樂舞工用九百人以武承嗣爲亞獻三思爲終獻

舊唐書音樂志則天大聖皇后享明堂樂章十二首

御撰

外辨將出 總章陳昔典 衢室禮惟神 宏規則天地
神用叶陶鈞 負宸三春旦 充庭萬宇賓 顧已誠虛薄
空慙馭兆人

皇帝行用黃鐘宮 仰膺歷數俯順謳歌 遠安邇肅
俗阜時和 化光玉鏡 訟息金科 方興典禮 永戢干戈
皇嗣出入昇降 至人光俗 大孝通神 謙以表性 恭

惟立身洪規載啓茂典方陳譽隆三善祥開萬春

迎送王公 千官肅事萬國朝宗載延百辟爰集三

宮君臣得合魚水斯同睿圖方永周歷長隆

登歌

大呂均
無射羽

禮崇宗祀志表嚴禋笙鏞合奏文物

惟新敬遵茂典敢擇良辰潔誠斯著奠竭方申

配饗 笙鏞間鳴玉文物昭清暉粹影臨芳奠休光

下太微孝忠期有感明潔庶無違

宮音 履艮苞葦望居中冠百靈萬方資廣運庶品

荷裁成神功諒匪測盛德實難名藻莫申誠敬恭祀
表惟馨

角音 出震位開平秩扇條風乘甲乙龍德盛鳥星
出薦珪籩陳誠實

徵音 赫赫離精御炎陸滔滔熾景開隆暑冀延神
鑒俯蘭罇式表虔襟陳簋俎

商音 律則夷則序應收成功宣建武儀表惟明爰
申禮奠庶展翹誠九秋是式百穀斯盈

羽音 葭律肇啟隆冬蘋藻攸陳饗祭黃鐘既成玉燭紅粒方殷稔歲

武后本紀三年春一月大享明堂

唐書武后本紀天冊萬歲元年正月改元證聖丙申萬象神宮火

舊唐書武后本紀證聖元年明堂災至明而並從煨燼庚子以明堂災告廟手詔責躬

禮儀志時則天又於明堂後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

餘尺始起建構爲大風振倒俄又重營其功未畢證
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曙二堂並
盡尋時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

唐書武后本紀萬歲通天元年臘月甲申封於神岳
改元曰萬歲登封三月丁巳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
大赦改元賜酺七日

神功元年四月置九鼎于通天宮

舊唐書禮儀志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號

爲通天宮四月朔日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爲萬
歲通天翼日則天御通天宮之端宸殿命有司讀時
令布政于羣后其年鑄銅爲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
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
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兗州名日觀青
州名少陽徐州名東源揚州名江都荊州名江陵梁
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
司農卿宗晉卿爲九鼎使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

十二勛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產之像仍令工書人
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
農錄事鍾紹宗等分題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圖畫
之鼎成自元武門外曳入令宰相諸王南北衙宿衛
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則天自爲曳
鼎歌令相唱和其時又造大儀鐘欽天下三品金竟
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璿曰鼎
者神器貴於質朴無假別爲浮飾臣觀其狀光有五

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爲之炫耀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於通天宮以契丹破滅九鼎初成大赦改元爲神功

蔥田案本紀于萬歲通天元年書四月親享二年書正月親享九月改元神功今志以爲即元年之九月則本紀當稱神功二年不當直稱二年矣然考通鑑于萬歲通天元年書更造明堂成明年神功元年書鑄九鼎成正

與紀合則此併爲一年者誤也通典云明年九月又享通天宮與此月同而年異豈其字當爲明字之誤歟

聖歷元年正月又親享及受朝賀尋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誨奏議曰謹案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而鄭玄注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

故漢魏至今莫之用案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爲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禮云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案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

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禮記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無天子

每月告朔之事臣等歷觀今古博考載籍既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

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案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

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千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

謹案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帝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班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案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即是每

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王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臣不敢同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爲告朔之日則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

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其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造明堂於泰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焉帝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傳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

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
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
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
度南遷蓋寡彝典残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
之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
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
但据撫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
撰江都禮集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

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証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明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恐不可廢上又命奉常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誦所奏議定得失當時大儒成均博士吳揚吾太學博士郭山惲曰臣等謹案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夫天子頒告朔于諸侯秦政焚滅詩書由是告

朔禮廢今明堂肇建總章新立紹百王之絕軌樹萬代之鴻規上以嚴配祖宗下以敬授人時使人知禮樂道適中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若因循頒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沿革望依王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頌天下其帝及神亦請依方慶用鄭元義告五時帝於明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至孝之德光於四海制從之張齊賢傳聖歷初為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告

朔于明堂讀時令布政事太常博士辟閏仁諝請罷
告朔月祭齊賢不違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
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
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王藻閏
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
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令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
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
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寶為當作吉為朔故世人

繆吉為告據繆失經不得為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
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
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元於時帝
已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為不疑諸侯
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時
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
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
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

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也禮不可罷鳳閣侍郎
王方慶又言若月一聽則近于煩每孟月視朔惟制
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揚吾等請兼如齊
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

蕙田案齊賢之論最當如方慶楊吾之說則
仍是五時迎氣何告朔之有且方慶自言告
朔十二而忽病其煩其為師心棄禮夫亦自
知之矣

舊唐書禮儀志長安四年始制元日明堂受朝停讀
時令

蕙田案武后以周篡唐實為元惡而違天動
衆非禮興作尤屬妖妄著其矯誣正以嚴其
斧鉞也馬氏通考幾于削而棄之今取其有
關事迹者載之以彰世宙之變而槩降一格
以貶其文至諸臣立武氏之朝而紛紛議禮
誠如子昂傳贊所云薦圭壁于房闥以脂澤

汗漫之者亦可醜矣更何足論其得失乎

唐書中宗本紀神龍元年九月壬午祀天地于明堂大赦

舊唐書禮儀志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禮畢曲赦京師明年駕入京於季秋大享復就圜丘行事迄于睿宗之世

蕙田案唐初本無明堂武后創之而中宗反承用之以是行禮曾不若復就圜丘之為愈

矣

唐書陳貞節傳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訕以為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襍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人神雜擾是謂不

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
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為乾元殿使人識其
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
明堂壞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
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圜丘
制曰可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九
鼎銘其蔡州鼎銘天后御撰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

虞繼踵湯禹乘時天地光宅域中雍熙上天降鑒方建
隆基紫微令姚崇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
館從之五年正月辛東都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卿王
仁忠博士馮宗陳貞節等議以武氏所造明堂有乖典
制奏議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象聖人則
之蒿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
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
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昔漢氏承秦經籍道息孝武初

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常取丙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則天太后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乃起工徒挽令催覆既

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爾遽加修復況乎地殊丙己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况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

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沉默當
須審攷歷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
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
人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志愔等
奏議咸以此堂所置實乖典制多請改削依舊造乾元
殿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受朝賀季秋
大享祀依舊於圜丘行事

十年復題乾元殿為明堂而不行享祀之禮

通典開元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曰准月令九月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貞觀及神龍皆於南郊報祭中間寢廢有虧祀典準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從之

二十年季秋大享於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官從祀籩豆罇鬯之數與雩禮同

唐書王仲丘傳開元中上言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

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為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

蕙田案仲丘傳本無年月據通典當在此年

又案是年大享新舊書本紀並失載然杜氏必可信且據舊書本紀開元新禮適以是年九月告成則正行大享尤為得情否則大享一門為虛設矣

通典開元禮纂類皇帝季秋大享於明堂

攝事附

將祀

有司卜日如別儀前祀七日戒誓百官皇帝散齋致齋

並如圜丘儀

祀官齋戒同

陳設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明堂東門之外

道北尚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
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北向諸祀官次於壁水東門
之外道南從祀官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東方南
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鄺
公於壁水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鄺公
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
上褒聖侯于文官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方各干
文武官之後惟攝事無大次以下儀守宮設祀官公
卿已下次于壁水東設陳饌幔於壁水東門之內道北
門外道南北向西上

南向
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明堂前庭如園

丘之儀
右校清掃明堂內官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

懸之
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

奉禮設御位於堂之東南西向設祀官公卿位於東門

之內道南
攝事設祀官公卿位於明堂東南執事者位於公卿之後近

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北上設御史位於堂下一位

在東南西向一位在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

位於樂懸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

於堂上午陞之東西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

攝則此

下便設望燎位于柴壇之北南向無太祝已下至褒聖侯之位也

太祝奉玉帛位於柴

壇之南皆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鄺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於介公鄺公之後西方北方蕃客於武官之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

其褒聖侯于文武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方位各于文武之後

又設祀官

及從祀羣官等門外位於東門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

設牲牓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南上牲數如雩祀之儀
設酒罇之位明堂之上下昊天上帝太罇二著罇二犧
罇二山罇二在室內神座之左象罇二壺罇二山罇二
在堂下東南西向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罇二在
堂下神座之左五方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罇二
各於室內神座之內左向五帝各著罇二在堂上各於
神座之左俱内向五官各象罇二在階下皆於神座之
左俱右向

堂上之罇皆于站階下之罇皆藉以席俱加勺罇設爵于罇下

設御洗於東

階東南

攝事設祝官洗

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壘水在洗

東篚在洗西南肆

篚實以巾爵

設五官壘洗篚篚各於酒罇

之左俱右向其執罇壘篚篚者各位於其後各設玉幣

之篚於堂之上下罇坫之間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

社令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明堂太室之內中央南向

席以藁秸設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座於上帝之東南西

向席以莞設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

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

南向席皆以藁秸設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顓頊之座各
於五方帝之左俱內向差退若非明堂五室皆如
祀圜丘設座之禮設五
官座於明堂之庭各依其方俱內向席皆以莞設神位
各於座首

省牲器

如別
儀

鑾駕出宮

如圜
丘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設罇罍玉
幣升行掃除門外位儀舞人就位皇帝出行宮之次羣
官入就位近侍臣陪從儀並同圜丘攝亦如圜
丘攝事皇帝至

版位西向立

每位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

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

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

拜謁者引諸獻官俱詣東陛升堂立於罇所太祝與諸

獻官皆跪取玉幣於篚立於東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

五配帝太祝立於西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五官諸太

祝及獻官又取幣於篚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

之樂作

皇帝每行皆張太和之樂

皇帝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

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

已下皆如之攝則謁者引太尉升南陛奠玉帛

皇帝升

室北面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

西向進皇帝搢鎮圭受玉帛

凡受物皆搢鎮圭
真訖執圭俛伏興

登歌作

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

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面

五方帝之太祝奉玉帛各奠於神座還罇所皇帝再拜

訖太祝又以配帝之幣授侍中

攝事皆謁者贊授
太尉上下皆然

侍中

奉幣西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面跪奠於

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座前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

東方西向五帝之獻官各奠幣於神座各還五官之祝
次奠幣神座各還罇所皇帝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
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
拜訖祝史皆奉毛血之豆立於堂下於登歌止祝史奉
毛血各由其階升諸太祝迎取於堂上俱進奠於神座
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罇爵一如圜丘

之儀

攝則太尉
既升奠

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一

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

某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

攝事云天子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

敢昭告于

昊天上帝惟神覆燾羣生甄陶庶類不言而信普

博無私謹擇元辰祇率恆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

肅恭禋祀式展誠敬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神作主

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

天帝神座還蹲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

帝酒蹲所執蹲者舉幕侍中取爵於坫進引皇帝受爵

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睿宗大聖真
皇帝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
方西向謁者五人引五方帝之太祝詣罍洗盥手俱取
匏爵於坫酌汎齊各進奠於其神座前還罇所樂止配
帝太祝一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左北面跪讀祝文曰維
某年歲次月朔日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
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祇率舊章肅恭恒禮敬致禋祀
於昊天上帝惟皇考德光宇宙道叶乾元申錫無疆實

膺嚴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恭明薦侑神作主
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
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南方北
向立樂作其飲福還宮並如圜丘儀

攝事亦同
書祀攝事

舊唐書禮儀志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詵
素往東都毀之詵素以毀拆勞人乃奏請且拆上層卑
於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樓上
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於舊制圜五尺覆以真瓦取

其承逸依舊為乾元殿

蕙田案通典新舊唐書皆作康訥素惟通考

脫素字誤

元宗本紀二十七年冬十月將改作明堂訛言官取小
兒埋于明堂之下以為厭勝村野童兒藏于山谷都城
騷然咸言兵至上惡之遣主客郎中王佶往東都及諸
州宣慰百姓久之乃定冬十一月毀東都明堂之上層
改拆下層為乾元殿

蕙田案史文連書冬十月當衍其一否則後
當為十一月之誤

文獻通考自是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圜丘

代宗永泰二年禮儀使杜鴻漸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
天上帝請以肅宗配制可

憲宗元和元年太常禮院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
帝今太廟祔享禮畢大饗之日準禮合奉皇考順宗配
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十五年時穆宗即位禮院奏大享明堂案禮文皇考配坐今

奉憲宗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蕙田案此三大饗新舊書紀志俱不載馬氏

必別有所考

右唐明堂



五禮通考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范衷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李棻

謄錄監生_臣官懋弼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二十八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二十八

明堂

宋史仁宗本紀皇祐二年三月戊子朔詔季秋有事于明堂己丑以大慶殿為明堂戊戌詔明堂禮成羣臣母上尊號夏五月丁亥朔新作明堂禮神玉六月己未出

新製明堂樂八曲九月辛亥大饗天地于明堂以太祖
太宗真宗配如圜丘大赦百官進秩一等

文獻通考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
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 太宗
雍熙元年詔季秋大享以太祖配上帝 淳化四年
詔季秋大享以宣祖配真宗時季秋大享以太祖配
宋史禮志真宗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
配帝乃請明堂以真宗配奏可

玉海太祖開寶八年十一月丙申西京明堂殿成

蕙田案皇祐以前明堂未立故紀志直以皇祐為始馬氏據大享致祭則以太宗真宗為端夫大享專主明堂既無明堂安得以郊壇之寓祭託大享之名而即屬之于明堂也况祭天以冬至為重宋帝以不能親郊而併行之於明堂尚非大享之正况并不在明堂耶斷以宋史為是故附載通考而識其說云

又案玉海稱開寶八年明堂殿成未詳何據
宋史樂志景祐大享明堂二首

真宗配位奠幣誠安 思文聖考對越在天侑神作
主奉幣申虔

酌獻德安 偃革興文封禪考瑞威烈魏魏允膺宗
祀

蕙田案此仁宗以真宗配享之樂歌不過季
秋之祭而實非明堂也

禮志宋初雖有季秋大享之文然未嘗親祠命有司攝事而已真宗始議行之屬封岱宗祀汾陰故亦未遑皇祐二年三月仁宗謂輔臣今年冬至日當親祀圜丘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禮然自漢以來諸儒各為論議駁而不同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之大慶殿也况明道初合祀天地于此今之親祀不當因循尚于郊壇寓祭也其以大慶殿為明堂分五室于內仍詔所司詳定儀注以聞禮院請依周禮設五

室于大慶殿舊禮明堂五帝位皆為幔室今旁帷上幕
宜用青繒朱裏四戶八牖赤綴戶白綴牖宜飾以朱白
繒詔曰祖宗親郊合祭天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今祀
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祇配坐
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郊為大享蓋亦為民祈
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
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之數禮官議
諸神位未決帝諭文彥博等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

二第三龕設于左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墻內外者列于堂東西廂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仍先續圖令輔臣禮官視設神位昊天上帝堂下山壘各四

此六字內恐有脫誤

皇地

祇大尊著尊犧尊山壘各二在堂上室外神坐左象尊二壺尊二山壘四在堂下中陛東三配帝五方帝山壘各二于室外神坐左神州大尊著尊山壘各一在堂上神坐左牲各用一犢毛不能如其方以純色代籩豆數用大祠日月天皇帝北極大尊各二在殿上神坐左

蓮豆數用中祠五官數用小祠內官象尊各二每方岳
鎮海瀆山尊各二在堂左右中官壺尊各二在丹墀龍
墀上外官每方丘陵墳衍原隰概尊各二衆星散尊各
二在東西廂神坐左右配帝席蒲越五人帝莞北極以
上藁秸加褥五官五星以下莞不加褥餘如南郊景靈
宮升降置黃道褥位致齋日陳法駕鹵簿儀仗墻門大
次之後設小次知廟卿酌奠七祠文臣分享奉慈后廟
近侍宿朝堂行事及從升堂百官分宿昇龍門外內庭

省司宿本所諸方客宿分館設宿燿火于望燎位東南
牲增四犢羊豕依郊各十六以薦從祀帝謂前代禮有
祭玉燔玉今獨有燔玉命擇良玉為琮璧皇地祇黃琮
黃幣神州兩圭有邸黑幣日月圭璧皆置神坐前燔玉
加上幣五人帝五官白幣日月內官以下幣從方色九
月二十四日未漏上水一刻百官朝服齋于文德殿明
日未明二刻鼓三嚴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玉輅警蹕赴
景靈宮即齋殿易袞圭薦享天興殿畢詣太廟宿齋其

禮具太廟未明三刻帝褙袍小輦殿門契勘門下省奉
寶輿先入及大次易袞圭入至版位樂舞作沃盥自大
階升禮儀使導入太室詣上帝位奠玉幣于神坐次皇
地祇五方帝神州次祖宗奠幣酌獻之叙亦然皇帝降
自中階還版位樂止禮生引分獻官奉玉幣祝史齋郎
助奠諸神坐乃進熟諸太祝迎上帝皇地祇饌升自中
階青帝赤帝神州配帝大明北極太昊神農氏饌升自
東階黃帝白帝黑帝夜明天皇大帝軒轅少昊高陽氏

饌升自西階內中官五官外官五星諸饌隨便升設亞
獻將升禮生分引獻官俱詣罍洗各由其階酌獻五人
帝日月天皇北極下及左右夾廡丹墀龍墀庭中五官
東西廂外官衆星坐禮畢帝還大次解嚴改服乘輦御
紫宸殿百官稱賀乃常服御宣德門肆赦文武內外官
遞進官有差宣制畢宰臣百僚賀于樓下賜百官福胙
及內外致仕文武升朝官以上粟帛羊酒

蕙田案是年明堂未建一切權制苟簡而已

合祭天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揆諸古制無一是者且園丘本是正祭今乃移郊為大享凡合祭並配從祀諸非禮俱不得不然可謂名實俱舛矣

宋仁宗實錄皇祐二年五月丁亥朔禮院新作明堂禮神玉及燔玉初上謂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今獨有燔玉無乃于祀典缺乎文彥博對曰唐太和中和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止有燔玉因請造璧

琮等九器止用珉蓋唐以來禮神之玉已不復備上
曰朕奉天地祖宗盡物盡志豈于玉寶有所愛乎其
有司備製之時沙州適貢玉乃擇其良者製為琮璧
等九器其黝璜尤粹祭玉始備己酉御製明堂樂曲
及二舞名十月辛未詔禮神玉令少府擇寬潔之室
奉藏

文獻通考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
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享于明堂乃下

詔以大慶殿為明堂揭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祠已藏宗正寺判太常寺兼儀事宋祁等

檢詳典禮條請一據明堂制有五室當大亨時即

設昊天上帝座于太室中央南向配帝位于上帝東南南向青帝室在東西向赤帝室在南北向黃帝室在太室內少西南北向白帝室在西東向黑帝室在北南向今大慶殿初無五室欲權為幔室以准古制每室為四戶八牖或不為幔室即止依方設版位于

禮亦不至妨闕其五神位即設于庭中東南一明
堂古制南面三階三面各二階今大慶殿惟南向一
面有兩階其三面之制即難備設欲于南向權設五
階以備乘輿登降一明堂大饗唯真宗崇配據禮
合止告一室伏緣乘輿入廟仰對列聖若專享一室
禮未厭情今欲罷有司今年孟秋時饗請皇帝親行
朝享之禮即七室皆徧可盡恭虔于禮為便其真宗
室祝冊兼告崇配之意自餘齋宿如南郊之儀一

南郊禮畢自大次輦還帷宮鈞容鼓吹導引自帷宮
還內諸營兵夾路鼓吹奉迎今明堂禮畢還文德殿
以須旦明登樓肆赦緣宮禁地近難用鈞容鼓吹其
鈞容合在宣德門外排列營兵鼓吹合在馳道左右
排列欲候禮成乘輿離大次還文德殿時自內傳呼
出外許鈞容及諸營鼓吹一時振作俟乘輿至文德
殿御幄即傳呼令罷

蕙田案周人以后稷配天故將郊必告祖廟

文王配上帝則大享之前亦先告文王廟可知矣告祭只在一室不徧七廟以其非歲祀之常也宋祁因明堂告祭請罷孟秋時饗失之矣

太常禮院言昨赴大慶殿詳度陳列天地以下神位今參比郊壇壝兆上下位叙如左殿上五室內太室中北昊天上帝位皇地祇在左皆南面太祖太宗真宗位在東西向黃帝在太室中西南北面人帝在左

少退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各從本室人帝在左少退

神州地祇日月北極天皇帝並設于五室之間其

位少退

五帝神州日月北極天皇大帝郊壇為第一龕位

五官勾芒以下設

于明堂廷中少東南別為露幄五緯十二次紫微垣

內官五方嶽鎮海瀆歲星元枵鉤星以下七十二位

于東西夾廡下版設

于郊壇為第二龕位

二十八舍黃道內天

官角宿攝提五方山林川澤以下一百七十九位于

丹墀龍墀道東西版設

于郊壇為第三龕位

黃道外天官及衆

星五方墳行原隰以下四百九十六位並東西廡周

環殿後版設以北為上

于郊壇為內壇之內外位

倣古明堂之制

又稍與壇墳位叙相類及今修內司并少府司天監
量廣深丈尺約陳列祭器不至併隘如得允當望下
司天監繪圖以進

蕙田案宋合祭天地其郊壇神位錯雜已甚
宋祁判太常不能講求更定乃令明堂大享
亦倣而行之是踵唐武后之失也至祁之條

請曰明堂大亨唯真宗崇配則其初議固不主泛配之說矣

玉海皇祐二年二月十八日乙亥上謂輔臣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今冬至日當親祀圜丘欲以季秋有事于明堂行饗帝饗親之禮以極孝恭然前代諸儒議論皆異將安適從先是宋庠建議請季秋享明堂文彥博等奏曰臣等檢討舊典昊天上帝一歲四祭皆于南郊以公卿攝事惟至日圜丘率

三歲一親祠開寶中藝祖幸西京以四月庚子有事于南郊行大雩禮淳化四年至道二年太宗皆以正月上辛躬行祈穀之祀悉如南郊之祀唯季秋大享缺而未舉真宗祥符初以元符昭降議行此禮以魯國諸生東土耆老僊望昇平只有事于岱宗故未遑合宮之事將上帝祖宗之意以俟陛下三月一日戊子朔御札曰事天事地邦國之善經享帝享親聖王之盛節緬稽先憲祇事穹祇祈穀于春祭雩以夏迨

升禋于景至嘗親展于國容惟明堂布政之方尊嚴
父配天之禮雖崇精享未即躬行言念及茲心焉載
惕今將涓季秋之吉旦舉宗祀之上儀躬接神明奉
將牲幣庶幾繼孝豈敢憚勤朕取今年九月二十七
日辛亥有事于明堂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宜即輟
罷恩賞依南郊例至日御宣德門行禮已丑詔以大
慶殿為明堂

先是禮官議王者郊用辛蓋取齋戒自新之義又通禮祀明堂亦用辛遂下司

天擇日得辛亥

戊戌詔羣臣毋得請上尊號于時宰相文彥

博為大禮使宋庠為禮儀使王貽永為儀仗使龐籍
為鹵簿使高若訥為橋道頓遞使己亥詔乘輿服御
務裁簡丙辰判太常禮儀事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
四月丁巳朔禮院言周禮夏世室鄭玄云堂上有五
室象五行木室于東北火東南金西南水西北土中
央崔靈恩亦如之請如崔鄭之說設五室于大慶殿
又舊禮五帝位為縵室今旁帷上幕宜用青繒朱裏
四戶八牖赤綴戶白綴牖宜飾以朱白繒從之乙丑

手詔合祭天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因謂彥博等曰
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耳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三
聖之成法朕甚不取彥博曰惟聖明能達禮之情適
禮之變翌日奏五帝神州命官分獻上曰朕于大祀
豈敢憚勞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圖六月己巳
鹵簿使言用法駕鹵簿減大駕三分之一兵部無字
圖詔禮官定圖七月戊子出御製樂曲宮垂登歌舞
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上服韡袍八月乙卯朔

罷前一夕警場辛未上鹵簿字圖法駕用萬一千八
十八人九月丁亥御崇政殿閱試雅樂五日詔乘新
玉輅丙申詔杜衍任布陪祠皆力辭不至賜衣帶器
幣庚子太常禮院言大慶殿榜當以黑繒金書明堂
二字門榜以朱繒墨書明堂之門四字上曰朕當親
書二字金篆四字飛白書于禁中韡袍書二榜自晝
至夜而畢宣示羣臣

一本云乙巳書兩榜禮畢詔表飾加軸藏宗正寺又摹刻為副

本頒二府及近侍中外榮之五使請各以銜名書二軸之後許之

戊申齋于文德殿

閣輔臣宗室夕于齋次百官致齋明堂先是積雨彌旬上虔禱方午而霽至夜月星明明已酉上服通天絳紗具法駕乘玉輅薦享景靈宮禮畢謁太廟庚戌裸獻七室質明還文德齋次辛亥未明三刻服韠袍乘小輦至大次侍中奏嚴辦衮冕執圭禮儀使太常卿奉導入明堂中門至版位樂舞作自大階升詣天地一祖二宗坐奠玉幣每詣神坐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

俎豆悉安徐謹嚴質明禮畢還大次解嚴改服乘輦
御紫宸殿百僚稱賀常服御宣德樓肆赦下詔止絕
請託曰成湯以六事責躬女謁苞苴之先戒管氏以
四維正國禮義廉恥之具張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
犯者中書密院執奏不得施行臣庶有結託貴近者
御史諫官覺察論奏于是中外咸竦彥博等六人各
進詩兩禁館閣及中外之臣上詩賦頌凡奏御者三
十有八詔褒答十月癸酉以大饗慶成謁太平興國

寺開先殿酌獻又詣啟聖院永隆殿慈孝寺彰德殿
萬壽觀翼日謁會靈祥源觀賜從官食初上將宗祀
命罷秋宴十三日賜飲福宴于集英殿上舉觴屬羣
臣畢醕曰與卿等均受其福酒至九行罷乙亥燕京
畿父老百五十人于錫慶院 五月一日丁亥朔禮
院言奉詔詳定明堂祭玉今惟蒼璧不用外定用四
圭有邸黃琮圭璧各二青珪赤璋白琥黝璜兩圭有
邸凡十一玉並合擇佳玉准三禮圖參選周禮義疏

造依聶崇義所說指尺為度從之仍令內侍盧昭序
領焉一以禮神置于神位禮畢藏之少府一以為燔
玉加牲體之上并燎燔之

樂志皇祐親享明堂六首

降神誠安 維聖享帝維孝感親肇圖世室躬展精
禋鏞鼓既設籩豆既陳至誠攸感保格上神

奠玉幣鎮安 乾亨坤慶育函生路寢明堂致潔誠
玉帛非馨斯感格降康億載保登平

酌獻慶安 肅肅路寢祀維明堂二儀鑒止三聖侑
旁靈期訢合祠節齊莊至誠並貺降福無疆

三聖配位奠幣信安 祖功宗德啓隆熙嚴配交修
太室祠主幣薦誠知顧享本支錫羨固邦基

酌獻孝安 藝祖造邦二宗紹德肅雍孝享登配圜
極先訓有開菲躬何力歆馨錫羨保民麗億

送神誠安 我將我享辟公顯助獻終豆徹禮成樂
具飾駕上遊升烟高驚神保聿歸介茲景祚

仁宗本紀皇祐三年二月宰官文彥博進大享明堂記
玉海皇祐三年二月丙戌文彥博等上大享明堂記
二十卷目一卷又言明堂記起三月戊子下詔迄季
秋辛亥禮成廣記備言垂萬世法然簡牘頗繁慮煩
乙覽因纂成大享明堂紀要以聞庚寅內出御製序
賜彥博令崇文院鏤版賜近臣彥博言先帝東薦武
牒右奠汾琮祀譙苦之密都策天祖之徽稱並存注
記

蕙田案明堂宗祀非常巨典玉海載當日情
事歷歷如繪大都皆為非禮之禮而潞公委
蛇其間未聞匡正且見之記載伊豈疎于稽
古夫亦憚于興作抑時勢所趨積重難返耶
仁宗本紀嘉祐七年七月壬子詔季秋有事于明堂八
月己亥朔出明堂樂章肆于太常九月辛亥大饗明堂
以真宗配大赦

禮志嘉祐七年七月詔復有事于明堂有司言皇祐參

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祭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皆罷又前一日親享太廟嘗停孟冬之薦考詳典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今明堂去孟冬畫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今用典禮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享今以配天而罷是皆變于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舊禮先詣昊天奠獻五帝並行分獻以侍臣奠幣皇帝再拜次詣真宗神坐于禮為允而帝

欲盡恭于祀事五方帝位並親獻焉朝廟用犢一羊七豕七昊天上帝配帝犢各一羊豕各二五方五人帝共犢五豕五羊五官從祀共羊豕十

蕙田案大饗前一日親饗太廟此告祭也准禮合止告配帝之廟不應徧祭七室禮院此言雖足以正宋祁停罷時享之失而于徧祭七廟之非猶未暇置論也其謂罷五人帝五官神從祀極是

樂志嘉祐親享明堂二首

降神誠安 煜煜房心下照重屋我嚴帝親匪配之
瀆西顙沆碣夕景已肅靈其來娛嘉薦芳郁

送神誠安 明明合宮莫尊享帝禮樂熙成精與神
契桂尊初闌羽駕倏逝遺我嘉祥於顯萬世

文獻通考英宗治平元年冬十月詔明堂奉仁宗配
時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皇帝配侑明堂錢公輔
等奏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

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

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于兩漢去聖甚遠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

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之後
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
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
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
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淮輩皆不能推
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
不可破當仁宗之初尚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
太宗矣當時無一人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于聖

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
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于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于配
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治平元年正月上于
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再詳定以聞

宋史禮志觀文殿學士孫抃等曰易稱先王作樂崇德
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祖考並可配天符于孝經之說
不可謂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郊與明堂而不同位
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

于武廢武配而移于成然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
循守不為無說魏明帝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史官
謂是時二漢之制具存則魏所損益可知亦不可謂章
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唐至本朝講求
不為少所以不敢異者舍周孔之言無所本也今以為
我將之詩祀文王于明堂而歌者安知非孔子刪詩存
周全盛之頌被于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守成置
天下于泰安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抑

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大孝諫官司馬光
呂誨曰孝子之心孰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為之極
不敢踰也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于
明堂下此皆不見于經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
配明堂以是觀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
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
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周公為聖人之
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

人之德莫大于孝以答曾子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也景祐中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于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于四海而不在二桃之位議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恐于祭法不合詔從抃議御史趙鼎請遞遷真宗配雩祭太宗配祈穀神州用唐故

事學士王珪等以為天地大祭有七皆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明堂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在真宗時以太宗配在仁宗時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仁宗始罷太宗明堂之配太宗先已配雩祀祈穀及神州之祭本非遞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于禮當罷不當復分雩祭之配也

王博文傳博文子疇遷給事中時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

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
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
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禮官上議以為季
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為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獨
謂仁宗不當配祭疇以為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
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于禮意未安乃獻
議曰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
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仿

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
祀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
昊穹厚澤流光聖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
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為甚因此公
輔不悅而朝廷以疇論事有補帝與執政大臣皆器
異之遷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同提舉諸司庫務
數月拜樞密副使

顧我鈞嚴父配天論周公之禮緣祀帝而立配者也
孔子孝經之言緣論孝而及于配帝者也其為事體

語勢固自不同宋錢公輔及司馬文正公辨析之詳亦足以破除嚴父之惑矣然而孫抃諂辭卒見依允甚矣夫愚陋之識知以私為孝而不知以禮為孝也夫聖人制作義各有取冬至郊天一陽之始生也故以始封之祖配之此其義類灼然無可疑者夫所謂成功之祖將屬之創業者乎屬之守成者乎當創業之日其功固已成矣雖有成康文景不過襲前人之業而繼序之非有所加也即在守文中主蒙業苟安亦未嘗遽至于大壞奈何可代之配帝乎今必以大功之成歸美于父是必開創以來有隳先業而失之者而後人起而光復之若漢之光武可也苟先世未失而歸功于父是誣之也誣其祖以尊其父其罪大矣且人各有父由父而溯之創業之祖勢益遠分益疎固其情也聖人惟以功德斷之使後之子孫雖歷萬世而不忘其祖所以為敬之至也夫以祖宗之最疎者

而敬之若此則進而近者其無不敬可知也而豈慮其不敬于父乎故曰所以教孝也今乃進而遷之廢其祖而以父易之則他時傳子之後將必廢其父而以已易之不待言矣由是言之則明堂之配乃以教不孝也夫父之功德雖有不同宋之仁宗不可謂非成康文景之儔也然一云嚴父則禮意已失又不可以父之優劣而進退之矣使英宗當日能從二公之議專以太祖配天太宗配帝則有宋祀典百世遵之可矣乃以姑息之私甘從孫朴之請相沿不止至紹興之世而配帝乃屬之徽宗是周室東遷之日罷文王而配幽王也其與周公嚴父之義相去何如哉

蕙田案禮院兩制及溫公呂公議卓然得禮之正朱子亦從之惜乎不行而反從朴議也

趙鼎王疇調停阿附直襲唐之陋說耳已詳
明堂饗帝宗祀條

治平四年九月大享明堂以英宗配

文獻通考治平四年七月

時神宗已即位

翰林學士承旨張

方平等言季秋大享明堂請以英宗皇帝配神作主
以合嚴父之意詔恭依

神宗本紀熙寧四年九月辛卯大饗明堂以英宗配赦
天下内外官進秩有差

文獻通考熙寧四年六月詔以今年季秋有事于明堂
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禮恩賞就明堂禮畢施行

太常禮院言親祀明堂惟昊天上帝英宗皇帝及五
方帝並皇帝親獻五人帝五官神位即命分獻從之

蕙田案宋之南郊沿五季陋習例有恩赦賞
賚時君苦之而迫于悍卒邀恩久慣一不遂
其欲則且囂然思變故雖知其非禮而不能
改也茲以明堂輟郊可謂失禮而恩賞獨如

故其亦有所迫而然與

宋史樂志熙寧享明堂二首

英宗奠幣誠安 於皇聖考克配上帝永言孝思昭

薦嘉幣

酌獻德安 英聲邁古德施在民允秩宗祀賓延上

神

神宗本紀元豐三年七月丁亥罷羣神從祀明堂九月

辛巳大饗明堂以英宗配赦天下

玉海元豐三年七月丁亥詔遠而尊者祖則祀于圜
丘而配天邇而親者禰則祀于明堂而配上帝圜立
祀天則對越諸神明堂則上帝而已歷代以來合宮
所配既紊于經至雜以六天之說朕甚不取祀英宗
于明堂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

禮志元豐中詳定禮文所言祀帝南郊以天道事之則
雖配帝用犢禮所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也享帝明
堂以人道事之則雖天帝用太牢詩所謂我將我享維

羊維牛是也自梁用特牛隋唐因之皆用特牲非所謂
以人道享上帝之意也皇祐熙寧所謂犢與羊豕皆未
應禮今親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請用牛豕各一
太常禮院言今歲明堂尚在慈聖光獻皇后三年之內
請如熙寧元年南郊故事惟祀事用樂鹵簿鼓吹宮架
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自是
凡國有故皆用此制六月詔曰歷代以來合宮所配雜
以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取將來祀英宗皇帝于明堂

惟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詳定所言案周禮有稱
昊天上帝有稱上帝有稱五帝者一帝而已將來祀英
宗于明堂合配昊天上帝及五帝欲以此修入儀注并
據知太常禮院趙君錫等狀案周官掌次職曰王大旅
上帝則張氈案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
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
帝異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自鄭氏
之學興乃有六天之說而事非經見晉泰始初論者始

以為非遂于明堂惟設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顯慶禮亦然請如詔祀英宗于明堂惟配上帝以稱嚴父之意又請以莞席代橐拮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豆登簋俎尊壘並用宗廟之器第以不裸不用彝瓚罷燿火及設褥上帝席以橐拮配帝以蒲越皆加褥其上飲福受胙俟終三獻並從之監察御史裏行王祖道言前詔以六天之說為非古今復欲兼祀五帝是亦六天也禮官欲去四圭而廢祀神之玉殊失事天之禮望復舉前詔以

正萬世之失仍并詔詳定合用圭璧詳定所言宋朝祀
天禮以蒼璧則燎玉亦用蒼璧禮神以四圭有邸則燎
玉亦用四圭有邸而議者欲以蒼璧禮神以四圭有邸
從燎義無所主開寶開元禮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
堂禮神燔燎皆用四圭有邸今詔惟祀上帝則四圭有
邸自不當設宜如南郊禮神燔燎皆用蒼璧又請宿齋
于文德殿祭之旦服通天冠絳紗袍至大次改祭服行
事如郊廟之禮

文獻通考楊氏曰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注疏家言明堂者
皆曰祀五帝然則上帝之與五帝同乎異乎山陰黃
度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于四時者
也周人祀天于圜丘祀上帝于明堂皆報本也祀五
帝于四郊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大宗伯言禋祀昊
天上帝而不言祀五帝義可知矣由此觀之則明堂
祀上帝者祀天也非祀五帝也而注疏家言明堂者

皆曰祀五帝其說何從始乎遭秦滅學專用夷禮漢興襲秦四時增之為五時自是以後郊祀用新垣平之言則祠五帝明堂用公玉帶之言則祠五帝皆以五時為主不知有上帝五帝之分也成帝即位用匡衡之說改郊祀明年衡坐事免官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祠者遂復甘泉泰畤及雍五畤如故夫明堂祀五帝自武帝首行之光武中興以後始建明堂明帝章帝安帝遵行不變大抵以武帝汶上明堂為法不

知周人祀上帝于明堂之意矣是故漢儒之注釋明堂者皆云祀五帝蓋其見聞習熟然也其後晉泰始中有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只設昊天上帝一位未幾韓楊建言以漢魏故事兼祀五帝無祀一天者竟復明堂五帝位是又習熟漢魏故事而然也抑又有甚焉者唐開元中王仲丘奏謂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帝並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大亨之義本朝皇祐中宋祁奏以上帝五帝二禮並存以明

聖人尊天奉神之義不敢有所裁抑夫祀上帝于明堂周禮也祀五帝于明堂漢禮也合周漢而並用之既並祀五帝又祀上帝其義何居是說也創于王仲丘襲于宋祁後之言禮者習熟見聞又將循此以為不易之典甚矣知天之學不明諸儒惑于古今同異而莫知所決行之既久而莫覺其誤也肆我神祖聖學高明洞見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屏黜邪說斷然行之不以為疑非聰明睿知不惑之至其

孰能與于此哉

蕙田案是年詳定禮文所之議其合于禮者
有六天帝用太牢一也大喪惟祀事用樂餘
皆備而不作二也宗祀上帝不兼五帝三也
用宗廟之器四也不裸不用彝瓚五也罷燿
火六也因神宗卓識特罷羣神從祀為一時
曠舉故禮臣亦遂引經以證事而漸近乎禮
皆由有以導之故也楊氏論祀天祀五帝之

辨義理正大援據詳明聖人復起不能易已
厥後明太祖聽廷臣之議六天五帝之說廓
清掃除千古快事豈非諸儒之議開其先歟
經術之有功如是

又案明堂兼祭上帝五帝自漢元封五年始
祀明堂即祀太一五帝太一在漢為天神最
尊者即上帝矣是其說固非創于王仲丘也
元豐六年詳定禮文所言本朝親祠明堂習儀于太慶

殿近于瀆伏請明堂習儀于尚書省以遠神為恭

哲宗本紀元祐元年九月辛酉大享明堂以神宗配赦天下

文獻通考詔明堂禮畢御紫宸殿羣臣起居不奏祥瑞御樓唯行肆赦儀稱賀並罷以太常寺言司馬光薨故也

宋史呂希純傳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禮事不經見嘉

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
羣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

四年八月太皇太后詔今後明堂大禮毋令百官拜表
稱賀九月戊寅致齋垂拱殿辛巳大饗明堂赦天下百
官加恩賜賚士庶高年九十以上者

禮志先是三省言案天聖五年南郊故事禮畢行勞酒
之禮如元會之儀今明堂禮畢請太皇太后御會慶殿
皇帝于簾內行恭謝之禮百僚稱賀訖升殿賜酒太皇

太后不許

文獻通考太皇太后詔曰皇帝臨御海內晏安五經季
秋再講宗祀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
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稱慶于庭吾自
臨決萬幾疑脫二字祇畏豈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
復皇帝致賀于禁中羣臣奉表于闈左禮文既具夫又
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
官並內東門拜表

六年太常博士趙叡言本朝親享之禮自明道以來
即大慶殿以為明堂至于有司攝事之所乃尚寓于
圜丘竊見南郊齋宮有望祭殿請就行禮從之

哲宗本紀紹聖二年九月辛亥大饗明堂赦天下

禮志元符元年尚書左丞蔡卞言每歲大享明堂即南
郊望祭殿行禮制度隘窄未足以仰稱嚴事之意今新
作南郊齋宮端誠殿實天子潔齋奉祠及見羣臣之所
高明邃深可以享神即此行禮于義為合初元豐禮官

以明堂寓大慶路寢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蔡京為相始以庫部員外郎姚舜仁明堂圖議上詔依所定營建明年正月以彗出東方罷大觀元年大享猶寓大慶殿

樂志元符親享明堂十一首

皇帝升降儀安 嚴父配天孝乎明堂與奠升階降音以將天步有節帝容必莊辟公憲之禮無不臧上帝位奠玉幣鎮安 聖能享帝孝克事親於皇宗

祀盛節此陳何以薦虔二精有煒何以致祥上天鑒止

神宗奠幣信安 合宮禮備時維哲王堂筵四敞明德馨香聖孝來格降福穰穰承承繼繼萬祀其昌

奉俎禧安 奕奕明堂天子即事奠我聖考配于上帝凡百有職疇敢不祇俎潔牲肥其登有儀

上帝位酌獻慶安 惟禮不瀆所以嚴親惟孝不匱所以教民陟配文考享于大神重禧累福祚裔無垠

配位酌獻德安 隆功駿德兩有烈光陟配宗祀惠

我無疆

退文舞迎武舞穆安 舞以象功樂惟崇德文經萬
邦武靖四國一張一弛其儀不忒神鑒孔昭孝思維
則

亞獻穆安 於昭盛禮嚴父配天盡物盡誠莫匪吉
蠲重觴既薦九奏相宣神介景福億萬斯年

飲福昨安 莫尊乎天莫親乎父既享既侑誠申禮

舉慶擊堂上八音始具天子億齡飲神之助

徹豆欽安

穆穆在堂肅肅在庭於顯辟公來相思

成神既歆止有聞無聲錫我休嘉燕及羣生

歸大次憩安

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子聖考作帝

之配樂酌虞典禮從周志釐事既成於皇來暨

蕙田案元符雖罷享而樂章先已撰定故宋

史編入今從之

文獻通考徽宗崇寧四年詔營建明堂已度地鳩工俟

過來歲取旨興役明年以彗出西方遂詔罷之

宋史徽宗本紀大觀元年九月辛亥大饗明堂赦天下
樂志大觀宗祀明堂五首

奠玉幣鎮安 交于神明內心為貴外致其文亦效
精意嘉玉既陳將以量幣肅肅雖雖惟帝之對 有
邦事神享帝為尊內心致德外示彌文嘉玉效珍薦
以量幣恭欽伊何惟以宗祀

配位奠幣信安 肇祀明堂告成大報顯顯祇祇率

見昭考涓選休辰齋明朝夕於維皇王孝思罔極
酌獻孝安 若昔大猷孝思維則永言孝思丕承其
德於昭明威侑于上帝賚我思成永綏福祉

配位酌獻大明 於昭皇考大明體神憲章文思宜
民宜人嚴父之道陟配于天躬行孝告有孚于先
禮志九月大享于明堂猶寓大慶殿

徽宗本紀政和五年秋七月丁丑詔建明堂于寢殿之
南八月己酉以秘書省地為明堂

禮志政和五年詔宗祀明堂以享上帝寓于寢殿禮蓋云闕崇寧之初嘗詔建立去古既遠歷代之模無足循襲朕刺經稽古度以九筵分其五室通以八風上圓下方參合先王之制相方視址于寢之南僦工鳩材自我作古以稱朕昭事上帝率見昭考之心既又以言者明堂基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宣德門東以其地為明堂又詔明堂之制朕取考工互見之文得其制作之本夏后氏曰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

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考夏后氏之制名曰世室又曰堂者則世室非廟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則度以六尺之步其堂脩十四步廣十七步之半又曰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四步益四尺中央土室也三步益三尺木火金水四室也每室四戶兩夾窗此夏制也商人重屋堂脩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而又曰堂者非寢也度以八尺之尋其堂脩七尋又曰四阿重屋阿者屋之曲也重者屋之複也則商人有四隅之阿四柱

複屋則知下方也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三代之制不相襲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則知皆室也東西九筵則東西長南北七筵則南北狹所以象天則知上圓也名不相襲其製則一唯步尋筵廣狹不同而已朕益世室之度兼四阿重屋之制度以九尺之筵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四戶以合四序八窗以應八節五室以象五行十二堂以聽十二朔九階四阿每室四戶夾以八窗享帝嚴父聽朔布政于一堂之上于古皆合其制

大備宜令明堂使司遵圖建立于是內出圖式宣示于
崇政殿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京言三
代之制脩廣不相襲夏度以六尺之步商度以八尺之
尋而周以九尺之筵世每近制每廣今若以二筵為太
室方一丈八尺則室中設版位禮器已不可容理當增
廣今從周制以九尺之筵為度太室脩四筵三丈六尺廣五
筵四丈五尺共為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脩三筵益四五三丈
一尺五寸廣四筵三丈六尺共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無脩

廣之數今亦廣以九尺之筵明堂玄堂各脩四筵

三丈六尺

廣五筵

四丈五尺

左右个各脩廣四筵

三丈六尺

青陽總章各脩

廣四筵

三丈六尺

左右个各脩四筵

三丈六尺

廣三筵益四五

三丈

一尺五寸

四阿各四筵

三丈六尺

堂柱外基各一筵

九尺

堂總脩一

十九筵

一十七丈一尺

廣二十一筵

一十八丈九尺

蔡攸言明堂五門

諸廊結瓦古無制度漢唐或蓋以茅或蓋以瓦或以木

為瓦以夾紵漆之今酌古之制適今之宜蓋以素瓦而

用琉璃緣裏及頂蓋鴟尾綴飾上施銅雲龍其地則隨

所向甃以五色之石欄楯柱端以銅為文鹿或辟邪象
明堂設飾雜以五色而各以其方所尚之色八窗八柱
則以青黃綠相間堂室柱門欄楯並塗以朱堂階為三
級級崇三尺共為一筵庭樹松梓檜門不設戟殿角皆
垂鈴詔以玄堂祀祖諱取平在朔易之義改為平朔門
亦如之仍改敷祐門曰左敷佑左承天門曰右敷佑右
承天門曰平秩更衣大次曰齊明殿

文獻通考其明堂青陽總章玄堂太室五門並御書

榜之

蕙田案明堂之制自漢以後屢議屢更未有
通九為五堂室階隅屋宇戶牖方圓脩廣契
經合傳如政和內出圖式者也其指在取互
見之文得制作之本是以纖悉周備毫髮無
憾而漢唐之陋說不入焉至于辨世室非廟
重屋非寢夏商周名不相襲惟步尋筵廣狹
不同尤為的確惟寢室之南為地太近與淳

于說不合然宗祀告朔朝會布政天子常親
臨視自當以國中為是然則此議可為考三
王而不謬俟百世而不惑者矣與今考定之
圖恰合詳見前宮室制度條

又案當時增廣丈尺古今權宜自可酌從所
謂不以人廢言

徽宗本紀政和七年明堂成八月癸亥詔明堂并祠五
帝九月辛卯大饗明堂赦天下十月乙卯朔初御明堂

頒朔布政

禮志七年四月明堂成有司請頒常視朔聽朝詔明堂專以配帝嚴父餘悉移于大慶文德殿羣臣五表陳請乃從之禮制局言祀天神于冬至祀地祇于夏至乃有常日無所事卜季秋享帝以先王配則有常月而未有常日禮不卜常祀而卜其日所謂卜日者卜其辛爾蓋月有上辛次辛請以吉辛為正又言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蓋于大裘

舉正位以見配位于袞冕舉配位以見正位以天道事之則舉卑明尊大袞象道袞冕象德明堂以人道享上帝請服袞冕郊祀正位設蒲越明堂正配位以莞蓋取禮記所謂莞簟之安請明堂正配位並用莞簟又周禮以蒼璧禮天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然說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前祀神在禮神之後蓋一祭而並用也夏祭方澤兩圭有邸與黃琮並用明堂大亨蒼璧及四圭有邸亦宜並用圜丘方澤執玄圭則摺大圭執大圭

則奠玄圭禮經祀大神祇享先王一如明堂親祠宜如
上儀其正配二位請各用籩二十六簋八盥八登三鉶
三柶槃神位席幣篚祝篚玉爵反玷瑤爵牛羊豕鼎各
一并局匕畢茅冪俎六大尊山尊著尊犧尊象尊各二
壺尊六皆設而弗酌尊加冪犧尊象尊壺尊犧尊象尊
壺各五加勺冪御槃匝一并篚勺巾飲福受泰豆一
以玉飾飲福受胙俎一亞獻終獻盥洗壘爵洗爵并篚
勺巾各一神厨鸞刀一又言明堂用牲而不設庶羞之

鼎案元豐禮明堂牲牢正配各用牛一羊一豕一宗祀
止用三鼎而不設庶羞之鼎其俎亦止合用六宗廟祭
祀五齊三酒有設而弗酌者若酒正所謂以法共五齊
三酒以實八尊是也有設而酌者若司尊彝所謂醴齊
縮酌盎齊沬酌凡酒脩酌是也今太廟明堂之用請以
大尊實泛齊山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犧尊實緹齊
象尊實沈齊壺尊實三酒皆為弗酌之尊又以犧尊實
醴齊為初獻象尊實盎齊為亞獻並陳于阼階之上犧

在西象在東壺尊實清酒為終獻陳于阼階之下皆為酌尊尊三其貳以備乏匱明堂雖嚴父然配天與上帝所以求天神而禮之宜同郊祀用禮天神六變之樂以天帝為尊焉皇祐以來以大慶殿為明堂奏請致齋于文德殿禮成受賀于紫宸殿今明堂肇建宜于大慶殿奏請致齋于文德殿禮成受賀宿齋奏嚴本以警備仁宗詔明堂直端門故齋夕權罷今明堂在寢東南不與端門直將來宗祀大慶殿齋宿皇城外不設鹵簿儀仗

其警場請列于大慶殿門之外王者祀上帝于郊配以
祖祀于明堂配以禰今有司行事乃寓端誠殿未盡禮
意請非親祀歲有司行事亦于明堂改儀仗使曰禮衛
鹵簿使曰禮器橋道頓遞使曰禮頓大禮禮儀二使仍
舊制又設季秋大享登歌並用方士初禮部尚書許光
凝等議明堂五室祀五帝而王安石以五帝為五精之
君昊天佐故分位于五室與享明堂神宗詔惟以英
宗配帝悉去從祀羣神陛下肇新宏規得其時制位五

帝于五室既無以禰絜配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羣神從祀之瀆則神考絀六天于前陛下正五室于後其揆一也至是詔罷從祀而親祀五室焉尋詔每歲季秋太享親祀明堂如孟月朝獻禮罷有司攝事及五使儀仗等已而太常寺上明堂儀皇帝散齋七日于別殿致齋三日于內殿有司設大次于齋明殿設小次于明堂東階下祀日行事執事陪祀官立班殿下東西相向皇帝服袞冕太常卿東上閤門官太常博士前導禮部侍郎奏

中嚴外辦太常卿奏請行禮太常卿奏禮畢禮部郎中
奏解嚴其禮器牲牢酒饌奠獻玉幣升烟燔首祭酒讀
冊飲福受胙并樂舞等並如宗祀明堂儀其行事執事
陪祠官並前十日受誓戒于明堂行事執事官致齋三
日前一日並服朝服立班省饌祀日並祭服陪位官致
齋一日祀前二日仍奏告神宗配侑自是迄宣和七年
歲皆親祀明堂

文獻通考禮制局列上明堂七議一曰古者朔必告廟

示不敢專請視朝聽朔必先奏告以見繼述之意二曰古者天子負扆南向以朝諸侯聽朔則各隨其方請自今御明堂正南向之位布政則隨月而御堂其閏月則居門焉三曰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總章每月異禮請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時令使有司奉而行之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為來歲受朔之日請以每歲十月子明堂受新歷退而頒之郡國五曰古者天子負扆公侯伯子男蠻夷戎狄四塞之國各以內外尊卑為位請自

今元正冬至及朝會並御明堂遼使依賓禮蕃國各隨其方立于四門之外六曰古者以明堂為布政之宮自今若有御札手詔並請先于明堂宣示然後榜之廟堂頒之天下七曰赦書德音舊制宣于文德殿自今請非御樓肆赦並請于明堂宣讀九月詔頒朔布政自十月為始其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頒天運政治及八年戊戌歲運歷數于天下百官常服立明堂下乘輿自內殿出負宸坐于明堂大晟樂作百官朝于堂下大臣陞

階進呈所頒布時令左右丞二員跪請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丞乃下授頒政官頒政官受而讀之訖出閣門奏禮畢皇帝降御座百官乃退自是以為常

玉海政和七年六月明堂成御製上梁文及明堂頌七月二十三日詔以明堂制度編類成書與明堂記相為表裏十一月御明堂朝百辟

蕙田案禮制局所議度數儀文與古略有出入凡卜辛服袞冕設莞簟搢圭執圭奠圭以

及籩豆尊鉶酒齊樂舞頒朔布政朝諸侯皆
可據為典則惟親祠五室究為非禮而登歌
用方士為不經耳惜其書之不存後嗣不能
率而由之也

宋史徽宗本紀重和元年四月詔每歲以季秋親祀明
堂如孟月朝獻禮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通考作
辛卯

蕙田案依本紀當為辛巳通考卯字誤

宣和元年九月辛酉大饗明堂 二年九月辛亥大饗

明堂 三年九月辛未大饗明堂 四年九月辛酉大饗明堂 五年九月辛酉大饗明堂 六年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七年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欽宗本紀靖康元年春二月丙午省明堂頒朔布政

劉豫傳紹興五年七月豫廢明堂為講武殿暴風連

日

蕙田案政和明堂最為合古豫一朝舉而廢之宜天心之不從也惜哉

五禮通考卷二十八